

傳賢精神永在

(本文插圖刊第5頁)

——戴季陶學術思想言行對國家的貢獻 ● 蔣復璁（總統府國策顧問）

建圖書館推廣社教

我是朱家驛先生在北大教書時的學生，由他的介紹，認識了陳布雷。民國十八年，浙江省教育廳建築浙江省立圖書館，陳布雷以省教育廳長會同省民政廳長朱家驛在省政府會議提出通過，派我至歐洲考察圖書館事業兩年，月支津貼壹佰伍拾元，其時省政府主席是張靜江，秘書長是沈士遠。因為費絀，未克成行。延至民國十九年，我又考取了德國鴻博獎學金，每月得到一百馬克，學費全免。又得陳布雷、沈士遠的幫助，將一百五十元改為十五英鎊，言明於民國二十一年底前回國，擔任省立圖書館長。於是於十九年八月抵德讀書。二十年，浙江省立圖書館建築落成，其時教育廳長張道藩電催回國就職。我以留學原定兩年，請准再一年後學成回國。二十一年十月畢業回國，事前呈報在案。十二月，我到杭州，省立圖書館早已落成，館長陳訓慈以史學著稱，是陳布雷的令弟，陳教育廳長布雷說，在得悉我將回國後，已經介紹給考試院長戴傳賢先生了，戴先生對圖書館很有興趣，要我到南京去看他。

于是我由杭州到了南京。其時朱家驛是交通部代理教育部長，兼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。我見了他，他對我說：「美國庚款造了北平圖書館，我們用英庚款在首都造一國立圖書館，你留在南京好了。」我將陳布雷介紹我見戴傳賢先生的話報告了。朱家驛跟戴先生是至好，所以第二天就親自帶領我去見戴傳賢，接連帶我見了三次，然後對我說：「戴先生那邊人都認識你了，以後你不必經過傳達，直接進見好了。在國立圖書館籌備處未成立前，有兩個事情，任你選擇：一是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，一是國立編譯館專任編審。編譯館長辛樹幟是戴先生所賞識的，大約是朱先生安排而得到戴先生同意的。這是我最初受知於戴先生的經過。

戴傳賢先生幼年讀完五經四書，可以背誦。宣統元年在蘇州與史學著名的張爾、田孟劬訂忘年之交，所以戴先生的經史研究，精確可信。他留日十餘年，據胡漢民說，他的日文演講，日本唐詩中，將唐人關於音樂詩歌全部輯錄，我也辦了，這也許我編得不好，並未出版。③他要我編樂學叢書，目錄編好了，因為經費無着，叢書無法出版。②編輯唐人音樂詩歌，因為他有感於白居易的琵琶行，描寫琵琶的動人。所以要我從全唐詩中，將唐人關於音樂詩歌全部輯錄，我也辦了，這也許我編得不好，並未出版。③他要我編譯國際外交重要公牘及談話等，以備參考。這非我所長，未克辦理。民國三十六年，派我出席

。所以我的思想與行事，受戴先生的影響最多。

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補助國立中央圖書館建築費一百五十萬元，教育部聘任戴傳賢先生為建築委員會主任委員，他知道廣博，對建築也瞭解

深切，例如洋灰的化合，木石的選料，言之如數家珍。可惜因抗戰發生，無法建築而作罷。在抗戰前，我是每月必見數次。抗戰後，我幾乎每星期必見數次。我偶有所作，他一個個字的改，真

是老師。尤其他兼任三民主義叢書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，命我擔任秘書，接觸更多。但是我的國民黨黨齡太淺，不能配合，無法達到任務。後來

是老師。尤其他兼任三民主義叢書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，命我擔任秘書，接觸更多。但是我的國民黨黨齡太淺，不能配合，無法達到任務。後來

他辭職了，我也隨同離開。

我在追隨的時候，常有著作的委派令，就記憶所及，約有數事：①編著樂書目錄，預備出一

樂學叢書，目錄編好了，因為經費無着，叢書無法出版。②編輯唐人音樂詩歌，因為他有感於白

居易的琵琶行，描寫琵琶的動人。所以要我從全

唐詩中，將唐人關於音樂詩歌全部輯錄，我也辦了，這也許我編得不好，並未出版。③他要我編

譯國際外交重要公牘及談話等，以備參考。這非我所長，未克辦理。民國三十六年，派我出席

創制之任，乃在民衆之全體，而不能更以建設之責，待諸聖哲矣。先生蓋承道統於二千年前聖哲，而以發揚廣大之事業，付諸億兆民衆繼往開來之大聖也。斯義也，余信至堅，以爲不了斯義，則絕不能解先生之思想，知先生之歷史地位，亦不能自知吾人所負之責在與中國民族在世界之使命也。哲生同志，其謂何如。」

三民主義哲學的基礎說明三民主義思想淵源於孔子集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大成的道統，也就是國父直承道統，戴先生此文說明國父創民國，開國必有創制，建國大綱是國父的創制。秦漢以下，治道既敗，國父並無因襲，是直承孔子的創制，發自中國固有文化。益於西洋科學的精華及國父的創見，彙成二十世紀新中國的制度。建國大綱僅示標準，有賴於訓政時期各執政者細心設計，完成五權憲法的制度。所以戴先生以二十年之力，完成考試一權的考詮制度。溯具淵源，則出自建國大綱，建國大綱實孔子以後最大的創制。戴先生於訓政結束，憲政開始，堅決辭考試院長職，良以憲政時期之創制權，既不能由聖哲如國父者創，亦不能如訓政時期由五院代擬，留待憲政時期之損益。創制在憲政時期歸諸億萬民衆代表之國民大會，故其毅然請辭。

而建國大綱之重要，由是而見，蓋國父直承孔子，更益明矣。戴先生遵照國父遺教，昌明國家文化，一以孔子爲宗，提倡教育，制禮作樂，協和五族，連絡蒙藏，皆宣揚中華民族文化之道也。國父故後，闡揚遺教，保衛黨國，亦所以保衛中華之文化。清兵之後，暴日侵略，非抗不可，而

強弱懸殊，力有不敵。先總統蔣公介石睿智明哲，密爲準備。而張學良、楊虎城愚暗不明，致有西安事變，以投鼠忌器，羣情惶惑。戴先生倡議討伐。順逆明而元首平安返京矣。古人所謂決大疑者，庶幾近之。

歷朝於開國之初，必有尊孔之學，自漢起，於其後裔封侯，後周及唐封公，宋仁宗至和二年

封爲衍聖公，此後元明清三朝均相沿不變。民國二十四年國民政府特任孔德成爲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，簡任思、曾、顏、孟四氏爲奉祀官。且派五院及教育部代表至曲阜致祭。二十三年，陝西舉行民族掃墓，文、武二陵到者千人，漢武帝茂陵到六七萬人，真是歷史上的創舉，皆出戴先生從三民主義產生的建議。此於發揚固有文化外，於發動對日民族戰爭前，統一民族思想，提倡民族精神，設想周到，前無古人。反觀中共，廢孔尊孔，進退維谷。西藏問題已成國際問題，無法解決。不登高山，難見平地。今日然後知戴先生對國家貢獻之偉大也。

民族精神固有文化

抗戰勝利，教育部派我爲京滬區教育部特派員，辦理京滬區文教機構接收事宜。臨行前，我向戴先生請示。他對我說：「你到渝陪都去，第一、對日本人要客氣，不要以戰勝國自居，從前有仇，我們勝利了，仇已解了，將來要做朋友。第二、對渝陪都文教人士也要客氣，不要歧視。如果他們都到了後方，我們容納得了嗎？」我遵照戴先生的指示，凡接收機構有日本人的，我都

維持他們的生活，遣送回日。張其昀曉峯先生任教長時，派錢穆、毛子水等幾位教授訪問日本，遇到日本派在上海辦理自然科學研究所的所長，他說：「你們教育部派來接收自然科學研究所時，我很害怕，他沒有難爲我，很是感謝。」這個他就是我，我感到滿足，達到了戴先生對我的希望。

還有僑組織的中央研究院長胡敦復君，當接收時，他躲着不到，當然我有力量可以叫他到，我沒有做。一九六〇年，我參加在西雅圖召集的中美智育合作會議，我路過舊金山，胡君自動來見，感謝政府寬大爲懷，不使他於接收時難堪。這也是我遵從戴先生指示得到的報酬。

我將京滬區中小學事務交給教育廳局辦理。我只管大事，並無專科，只管大學，國立大學都已遷至後方，都派有代表，到京滬接收。我即用各校代表，發給經費，用我的名義接收，給我報告，據以報部。我對各校代表說：「我單身自渝至滬，不帶一人，現在由各方介紹，臨時辦事的不能接收，所以請你們接收。我的接收，等於各校自己接收。」事務簡單，三個月結束。爲各機關所派特派員最早結束者，所謂五子登科，與我無涉。我借住親戚家，包一輛三輪車，三個月一晃就過。我一生灑脫，求心之所安，將在重慶經營了十餘年的分館交給了羅斯福圖書館，到南京又重頭做起。南京佈置好了，奉命帶了十四萬冊圖書到臺灣，再從頭做起。我在中央圖書館工作了三十三年，我交卸了。我又在故宮博物院工作十八年，我又交卸了。今天九十老翁在街頭步行，

雖然步履稍嫌艱困，但是行止坐臥，心中坦然平安。這都是父兄老師，尤其是戴先生教誨之功。

戴先生竭十餘年之効，研究日本，心想聯結日本，實現國父的大亞洲主義，抵抗西洋帝國主義。十六年親往勸說，日本軍閥不為動，一意孤行，九一八事變於是發生，戴先生出任特殊外交委員會委員長，斷定日必失敗，而堅定犧牲，卒獲勝利。戴先生運籌帷幄，發爲文章，所撰五

全大會宣言云：「人類不滅，則真理不滅，吾中華民國之光榮，與數千年民族歷史之精神，必與世界同其無極。願吾舉國同胞秉此信念，一心一德，以共赴之」。此數語擲地有聲，與對日民族戰爭同其不朽。要知道抗戰的勝利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勝利也是三民主義的勝利。

敵在豈可燃放鞭炮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是夜，重慶全市狂歡。十六日早晨，我到陶園晉謁戴先生。我說：「好了，昨天晚上我們放鞭炮了！」戴先生說：「啊，鞭炮好放？我告訴你，日本是仇，我們勝利，仇已報了，將來是朋友了。我們有敵，敵尚存在，如何可放鞭炮！什麼是敵，勢均力敵謂之敵，有我沒有你，有你沒有我，他與我們二萬里疆土相接，這是我們的敵。敵尚存在，我們如何可以放鞭炮？」他從清黨起，所憂慮的就是這個敵，敵指蘇聯。我聽了之後，戴先生總說：「來日大難。」人們還以為是杞人

憂天呢。胡頌平記朱家驛回憶戴傳賢平生事跡有一口述的筆錄：

「九月初有一天，戴傳賢忽約先生（按指朱家驛）、何應欽、白崇禧、張治中，在陳立夫家中大談東北問題。他力主東北的收復，不可操之過急，我們千萬不能派兵出關，要讓當地去應付

爲是。他舉了許多歷史上的事實，要步步爲營，首先要鞏固華北，否則，將來派去的部隊都要丟掉的。當時何應欽已到南京去執行總司令任務，沒

有到場。戴傳賢的意思是要他們特別注意這件事，但在當時的情況之下，如不派兵到東北去接收，輿論是不許可的；何況開羅會議決定東北由中國接收是既定的國策，所以誰都沒有聽得進去。以後事實的演變，證明了戴傳賢的遠見。」

遠見定大策決大疑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以上是戴先生對東北問題的遠見，我問陳立夫先生證實了戴先生的話，戴先生早已作防敵之計了。友人曾虛白說，我們抗日，獨立作戰，雖然艱苦，還好應付。自從與二次大戰接上，美援來了，共產黨人走進美國國務院，吾們就吃苦頭了，這就是敵的爲患了。中共是由敵叫美國人扶助起來的。東北是由敵搶去的，整個大陸是敵指揮中共拿去的；美國人做了中共的幫兇。戴先生的志業因此而無法完成。戴先生亦因此而在大陸未失前逝世。但是戴先生的精神永在。到了今天，我們國家定大策，決大疑時，我們還是想到戴

，促進了西南的開發，使中華文化在西南加強發揚。」我想，政府遷駐臺灣，先總統蔣介石闡揚國父遺教，三十年生聚，其結果乃有「臺灣經驗」的產生，其實「臺灣經驗」就是中華民族文化在臺復興的別稱。這也是國父遺教所謂恢復國民道德智能的力量。

因此我們可以告慰於戴先生在天之靈，國父遺教在臺灣又一次的成功。現在大陸上爭相仿效的「臺灣經驗」，實際言之，是國父遺教在大陸恢復闡揚了。

蔣緯國先生創辦傳賢大學來紀念戴先生；戴先生一生闡揚國父的遺教、先總統的功業，所以傳賢大學紀念的是國父、先總統與戴先生。

戴先生在重慶對我說：「政府遷至西南抗戰

寄書。」

慰藉 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爲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十二期訂費新台幣壹仟肆佰伍拾元，交郵政劃撥○○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